

九

篇

集

九籀集序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甫
雲間宋幼清集其所爲詩若文
名之曰九籀取鮑玄暉昇天行
語耳蓋玄暉所言丹經也丹經
始自道家道家以元始天尊爲

祖開劫度人所說經亦稟元氣
自然而有非所造爲劫運當開
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奧謂之
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
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
省視乃命天皇真人改轉天音

而辯析之此其說儒者所駭疑
然而于詩文之指有脗合焉必
稟氣自然不可模擬蹈襲一合
也得心應手若有意若無意若
可解若不可解不見作爲之迹
一合也神采注射如雲興霞蔚

璧暉山而珠媚澤光燄萬丈一
合也音調諧適如風生萬籟而
五聲六律具焉一合也幼清少
慕神仙多奇遇徃徃徵於夢寐
而其爲詩文亦似之昔人評詩
文者或曰讀書萬卷下筆有神

或曰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
或曰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
歸存恍無定處或曰平生十萬
篇金薤垂琳琅仙官勅六丁雷
霆下取將或曰金莖百尺仙掌
銅盤流漉中天清寒獨矯幼清

所結撰足當此評矣陶貞白謂
頑仙不若才鬼真誥載文章之
士徃徃得仙官南華冲虚而下
不可勝舉而仙道已成勾漏句
曲之屬著述斐然成家與文苑
爭勝幼清仙才其生有自其合

作宜也余聞韓衆服菖蒲十三
年日誦萬言陵陽子仲服遠志
二十年覽書輒記不忘余老矣
來日無多乞幼清九簞刀圭庶
幾少益意知乎幼清之友范漫
翁獻笑曰數究于九而非九也

道有橐籥而非籥也故嬰兒妊
女龍虎鉛汞皆一切託喻而迂
怪者以熒惑人鼎中黃白房中
秘戲煉養服食符籙科教諸方
術紛然殽亂第供羽流覓糈探
囊之資子言不亦愚乎夫九籥

寧易啓也哉姑以世法論孟浪
脫容刀濫劣飲墨汁勿清於子
或可免二罰耳

九齋集序

唐以詩取士士之能詩者竭其
極思矣於文亡當焉一二君子
崛起工古文詞文體一變而詩
亡蓋至於今而變始極也物極
必反作者迭興漢室卿雲孔門

游夏其在斯乎謝子曰余得九
籥集而把翫不忍去几案也彼
其步驟班張含咀徐庾固近代
佳手哉恨不使先輩見之先輩
中如王元美氏宰龍群彥不惜
齒牙波及天下士士皆擔簦負

篋造其門余方蕩精舉於霞外
訪玄扈而問白雲然好事者傳
致余所結撰未嘗不蕪然自失
也幼清產雲間居不數舍而近
朝夕與俱上下証竒璞訪深疑
華硯歆焚書籍盡付豈虛語哉

余奉使過大梁揖王孫中者舊
見其四壁有獻吉詩云為獻吉手
書年少時曾為門下士稱詩必杜
也有數初唐者聞而惡之夫數
法初唐易易乎非激六朝之芳
潤者不能或飭虛以自矜或倨

怠以自外其自矜也必稱引醇
樸以標其執其自外也必排摧
靡麗以繼其奇欺世之愚蔽己
之拙肯成人之美乎且西司馬
並稱誰能軒輕滿目琳琅何如
瓦礫未示之何其不降心而屈首

也華州襲先秦辨士唇吻而傾
動一時新安則澄習左莊耳歷
下稍讀漢書瑯琊氏亟稱之獨
用修放逐以成其博家藏秘書
揆而之滇僭同好嘯弄盃酒間
探隱蹟以為竒叢一竒而有不

能對者罰依金谷一座盡如舉
酒自罰也當是時王楊之名韻
相激射遠有晦伯近有子威彈
見洽聞應接不暇何暇論糟粕
之外乎而又何以傾滴液乎幼
清謂余曰吾鄉之有二陸也擅

奇響者千餘年鉛槧相望之息
製續紛求一言之幾於陸而不
可得也余聞而異之因習知幼
清於書之所不闕其齋鑿擢微
其穎豎景峻其逸軌超其持論正
為人慷慨急於義而沉鬱澹泊

垂幙凝神出鴻濛想其含毫而
顧盼也挫琮璜摘綺縠尚有餘
妍燾志濯陵竒迅拔閎富殆將
聲教為己任哉何其肆懷而矯
俗也闡幽紀勝疊疊忘疲蓋其
情之所鍾者非山靈則人傑濠

滌之情見乎辭矣昔阮嗣宗讀
張茂先賦而知其為廊廟才鍾
會亦然嗟嗟幼清尚困維掖耶
豈

本朝功令與唐殊祿利之途固
在彼而不在此耶然邇者廣羅

啓籥拔異登竒榜中得人甚盛
豈以幼清之潛心大業而不褻
然為舉首哉計日者三千載續
侍從鄒枚吾黨中生先飾屈宋
辨歌屬之不佞矣

萬曆壬子孟秋望日九紫龍會

山人謝廷諒友可甫撰

九篇集叙

魏曹錢希言簡栖氏謨
華亭古由秦國晉機雲生長
其地至今祠堂冢墓猶存西望
泖水白波浸天微茫滹渺之所不
際隱々峰巒九點浮出其間

映帶五茸城星羅奕布蓋山
川靈秀之象不洩之寶五金
錫者盡洩於人平原清河而
後俊彥鬱興彬々盛矣二十
年來吾黨之才而奇者莫若
宋君幼清々故字狀意世擅雕

翫名父之子沐浴於家學既久
及長而亡曠弗探年未勝冠多
所淹博名鵲起於館生徒中自
師春白霓諸草一出海內群公
雜然謂章華大友北門學士
再見云今戊申春幼清自燕都

還訪余月駕園與之譚論因
出篋中九篇集一編相字則
君旅食都門時及跋涉津梁
間所著詩若文也余讀未卒業
蓋不勝驚歎焉知其學日以益
邃識日益廣譚理日以益妙

品日益高著述日益富聲譽
日益燥先君之業六日益修所
觖望者公車之姓名未挂耳
余謂幼清千秋矣安用咄之歎
黑貂蒙茸豫章七年其材已
具顧寧無待於霜霰而售耶

君春秋方盛屢蹶於有司則造
物者霜霰之為棟為梁未晚也
少於詩好西京樂府建安父子
文綜十三經漢晉六朝諸史迨容
燕中則靡籍不窺而復博探二
氏之學故其為詩若文也務超

詣而恥祖襲喜鮮腴而厭枯澹
尚理異而薄允庸大要出以清越
之音振以悠揚之調舍以瓌古之質
命以高華之藻泳以冲醇之味暢以
芬芳之旨鍊以陸離之辭御以曠
遠之象寫以纖縟之思教而不

叢以巖挺藹靡之木情其清越
者浮鐘沉磬其怒揚者激吹哀
絲其瓌古者蝕鼎斷琴其高
華者空青水碧其冲醇者霞
漿露澗其芬芳者石葉荃芝
飲月不影不足為其陸離也

翻

羽奔霄不足為其曠逸也水吞
兮浣不足為其纖縻也玉草金
苔不足為其歲穢而藿靡也斯
蓋奇之正之罔言而非入玄淵之冷之
靡曲而弗寡和矣豈峰泚之霧
秀不盡洩於人者若有待焉而

鍾之君之才耶以彼其才假令生
於漢唐之季不在石室蘭臺則
備屬車豹尾不移龍舟之饌則
奪獸錦之袍親被寵異於人主
豈非盛事寧羨區區一第哉嗟
乎我國家以帖括之學束溷士

子使人白首浸淫糟粕中而片言
不合則棄之移外與弁髦等彼
老生狂豎甘心與蟲莫俱稿者
止論矣至今魁壘英奇之士幾寧
以伸尺寸天壤間故不得不假竹
素以自見乃今之時何時也賢

愚相穉財貨上流中消不彊
鄉人左右莫呼萬歲綴雕翫
者徒累戩歎活燕者中予鉅
間一下逐客之令於朝則逮竄立
軍士以不格吏議為幸安問推
轂事乎繇是賓館若為馬鹿

蓬萊變成銅山拖墨紆青布在
厥禁者因非羊肆之子其半
鑿之現而文人士子淪落道途極
於俚賴亡所之則退而仰屋纂言
杜門覓句思以其業託之不可知
之千秋良足悲矣宋君有歲於

時事之非若此故往來長安數
載不借交不請謁不望塵下拜
不持行卷倘貴人門儼一垞子春
明門右鍵關縱讀古今書暇則造
二三酒人博徒潦倒書生輩之
燕臺易水弔高漸離荆卿宋

意田光先生諸君裝其鳥之，之
聲一寄餘慨於寒烟夕照而已
君雖負才滋嫉不能取譽於
庸俗乎而素以行誼聲一海
內視之落落難合輕世肆志然
者徐而察之肝腸口吻悉先秦

以上人也見時居葺城之陋巷
莫有知者因署所居之門曰窮
巷不聞長者轍短衣猶在少年
場復題其座中曰一樽自不能留
客七尺於今未許人其敦倫矜
誼如此又常慨慕趙虞卿之高

義乃即家建祠為文以俎豆於
孤憤可概見已余素聞青鄉一
日解后吳楚帝倚把臂驩相得
轉盼之間歷十二年如一日也若
纓云文字交則以我上駟不堪當
君下駟為散執鞭弭左辟周旋

九齋前集目錄

第乙卷

記

虞相國祠堂記

夢記

東師野記

西師記畧

聽吳歌記

卷之二

序

壽曹君六十序

壽蘇泉叔七十序

卷之三

小論

四皓

從赤松子遊

不諫伐吳

先主不守荊州

報効曹公

子房徂擊沙中

說燒棧道

江陵張相公論一

江陵論二

附事語二條

卷之四

雜文

黃子澄先生墓田疏文

放生文

卷之五

傳

宋氏君求傳

曾王父西莊公外傳

附先王父三江公遺詩

有外傳刻正集

卷之六

誌銘 誄

殤兒協虎誌銘

亡婦楊氏誄有序

卷之七

書

上羅大宗伯暨左右宗伯書

與袁非之書

卷之八

說

言動說

狸說前

狸說下

卷之九

祭文

祭伍相國文

過巖子陵釣臺

卷之十

赤牘

卷之十一

釋

劉東山

廣陵乘興

敬德不伏老

吳中孝子

珠衫

耿三郎

九齋前集目錄

九箴前集卷之一

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

友人張京元無始甫校

記

虞相國祠堂記

不肖之少也嘗聞友誼爲五倫之一意甚酷敦之
及年二十已後乃大笑仲尼之我欺或曰古非今
也於是尚友於簡編而得所爲虞相國者相國趙
王所傾信者也當魏齊之難度趙王之不足以存
齊又度天下不能以有難於秦於是解相印而與
齊俱亡夫位若曰相所斬項絕腰而不得後爭者

也齊且亡矣非有昔日之顯榮可以相提挈又非有必勝之策足以却秦而存齊而頓乎妻子不顧以與齊俱使虞生於今時有不斬齊以博秦王之一笑則曰故君重於友又不然則曰姑握趙相之印異日足以破秦關而西又不然則曰有父若母者在又不然則曰我交淺又不然則姑設困秦之策以博名高也余獨恨夫戀戀握相印而藉口報秦以文言欺夫交者此李少卿之所以有負於子長而豫讓之所以有辭於青荇也或曰友於五行則爲土於五常則爲信土無定色信無輕諾今人之

重諾而無常蓋有意乎順天之經然則相國之解
印其於天人何悖逆也苟逆悖也余請從之雖然
余有魏齊之急未必有望於故人也又非有相印
之可以解而相從也獨恨夫文其惜去以西攻夫
秦者或曰齊歿而虞卿存得無有西嚮意乎余曰
客休矣毋深言余將祀虞於是闢廟而祀之家廟
之左嗚呼魏齊而無干相國祀在齊矣齊之亡也
其猶有溺范之心未忘乎若齊者可謂壯矣彼信
陵施施目可抉而耳可塞沛之亭長柰何祀之或
曰虞魏之不復振信陵逆覩之嗟乎是以見誚於

侯生或曰侯生之勿蓋由此度信陵之不復有振夫魏也然則魏氏之亡蓋在公子之不存魏齊也始不然信陵固好士士豈不能斬晉鄙故客以報邪故曰魏之亡以公子若平原爲賤爲貧之言宜子孫之卒與趙俱亡也

夢記

余喜佛氏而不喜言神仙蓋以佛氏廣惠群生而神仙鍊形玩世不無迹於貧痴庚寅季冬日在朔余以寡妻病故應老母命策蹇南歸在途十七日將抵泗州晚不及渡宿於村中村云包家集同宿

五人酢泗鮮而浮村酒腹果然矣夜過半寢在燕
市與二友人出北闕下神武門見胄士二三十輩
皆乘甲馬持弓矢戈矛喧競出門最後一鹿青質
素斑短形枝角步不甚速一鶴踵其後町曠蹇甚
方頸方足其絳頂亦方白羽碧色兩翼翥丹砂之
赤者其狀蜨蝶延頸而鳴舒翼而舞予也樂之仿
佛之間鶴已化而人矣而肩亦猶故余因問之曰
若何而赤對曰余千年而方首方千年而赤右千
年而左赤也余曰將子無死至於萬年通身如茶
則爲絳鶴矣乎對曰然余曰鹿而前子者爲誰曰

余友青徐君也子爲誰曰冶桃生也因數其友將可十人且曰余輩托體衆生以遊戲人間山川雲物吾數幻之余抑首而顧則梅花在雪中冷香紛集煖韻旋生似非人境余笑謂之曰余本南人未遑五嶽天台鴈蕩吾南土也先生羽衣行在亦有館舍乎曰石梁一渡翱翔彼中今日都門亦因暫到於天台則宅舍於鴈蕩則逆旅也君有意兩方便請貸君羽翼余曰余歸東南歲首深坐先生玉鬪少稅雲中使余或叅鳳麟或跨烟霧願得介紹山靈瞻禮諸聖對曰余卒事天台正月便來相拉

卽邀至一所可數十步室宇偏側似酒家胡先生
解瓢覓坐余因辭出先生不發一語徐曰識之一
揖而退竟失道見二匠人修楹下碎磚揖而問之
則曰君之所出卽君之所以入也慙而出門出門
而夢覺則重茵浹汗壁燈熒熒因誦陳仲醇贈王
崑崙夢鶴詩曰雲糊模不可呼北斗柄折海水枯
何時一問我長瓜之麻姑黯然淚下噫向令此夢
不覺從茲而去人間天上一時分却矣夫茂林修
竹求之實艱况三水十洲又秦漢之君所欲褰裳
濡足而不獲一遇者乎苟非心與境遇境與心違

又孰知其悲哉

東師野記

辛卯秋琉球相鄭迴遣使奏日本目下十吉次郎
弒主自立并豐前岐前大小六十島自號關白猶
華言大將欲脅使內道無幾薩摩島術士許儀厚
本豫章人縱黨告夷入犯狀與琉球同冬高麗王
李肱遣陪臣入 朝代夷求貢辭如儀厚至壬辰
春果遣僞將平行長僧玄素等帥師二十萬號六
十萬夏破高麗兩京及慶尚等六道王奔平安駐
義州告急遼陽裨將祖承訓自恃驍勇率騎五千

赴之軍陷時六師西討悖逆未遑東顧夷妄蔑中華遺書朝鮮悖慢無忌石大司馬星遣門下士沈惟敬詰夷夷言高麗阻道欲有其地以便來朝惟敬許爲之請更與期約禁勿相攻歸報而西師奏凱大司馬謂門庭利禦夷性畏寒當乘時往救冬合步騎四萬上命右司馬宋應昌經畧燕齊議與大司馬合也勅李如松都督諸軍受右司馬節制尚書郎劉黃裳袁黃宿負通術兼官叅軍事十二月師渡鴨綠江夷以敬約過期攻高麗鳳山右司馬駐鳳皇城陽遣惟敬申約議畫混同江東

南於夷陰遣如松出不意抵平壤夷戰不利走王
京斬首四千級如松乘勝追躡深入險隘復戰於
碧蹄館我師少却退保開城已而潛攻王京殺夷
婿三填郎復用間入城焚其輜重賊懼方議還關
白率兵守對馬島不許揚言分道犯內夏我師疫
馬有歸音右司馬進屯平壤佯使惟敬議貢密請
益兵 天子令蜀將軍劉綎充次將軍帥師五千
爲如松犄角五月夷遂致王京其辭卑尋召六道
僞將還釜山六月夷疑約復掠晉州右司馬遣如
松救之命惟敬責其渝信且詒之曰去釜山當封

汝夷遂歸高麗世子及其俘退西生浦遣小西飛
至軍中俟約秋八月師遂大還劉縱將前軍鎮王
京領如松事便宜全羅諸道海上解嚴右司馬上
言本末中外始悟夷退 天子下公卿議兩臺及
諸省郎以名噐宜慎夷心叵測且暴露幾年資糧
不度夷以封退又謂寒而歸春而至去來無關封
否揣摩激烈不覺詆諸大司馬欲分嘻笑請以百
口保封夷無患 詔曰俟夷請始議東伐群臣建
言守鴨綠聲應援效西閉玉門故事勿過重亦勿
過輕獨右司馬短長陣法考制火攻慨然以波濤

自信御史郭實慮遠道顛危劾司馬嘗試國事指
陳切直出貶遠方由是奮激出師鬚髯咸素得斬
獲相當若陰諾封貢獨大司馬得聞及抗衆論事
旣盈庭謗訕蠶起兩司馬威名不加於昔日者上
下徑庭故也或曰夷破高麗人給粟帛遠近謹虞
然驕縱王京而徘徊平壤故得而不守及釜山東
歸悉棄降者或不志中原少槩見矣至於李肱畧
無駭牝之思蓋彼先嘗三殺其君殆所謂天亡者
歟議者欲立世子以效少康之一旅一成而其羣
臣覘顏珠耻鮮有顧忝離而歌朔方者悲夫當隋

煬唐文竭天下以殉平壤亦人事修不修而然也
昔日本討賊來王 太宗賜以名號今固斬之盖
忿其睥睨而求且德過唐虞若漢文之賜書南越
不足效矣余觀大司馬征討兩方夙夜一人簡才
不次若沈惟敬出入蠻夷楊允恭募航御敵皆以
匹夫取効亦涓人收骨之意擬故都督劉顯子也
勇蓋三軍而方畧不亞如松如松寧遠成梁子也
並紹箕裘時人多之野史氏曰人有言司馬以許
封退夷爲已功夷以求封退師爲事大夷幸我不
許以有名司馬幸不許以免譏於復寇斯言傾危

不如群臣之正言深慮矣始某姓居夷間琉球情
實行長命軍中誦曰受大球小球爲大國贅旒盖
近於滑稽者乎論曰四夷不治 高皇帝垂於訓
言又 勅遼東主帥曰虜報萬人當拒之以十萬
豈無意哉然亡高麗是亡遼左也自遼海而閩廣
萬里一帆要害百數爲蛇弗摧虺將若何右司馬
同心決斷可謂奪人心矣或咎其不務懲夷有不
及幾年之懼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於太原譬諸
盜鳥排藩籬而窺門庭詒之以利出之通衢不煩
兵革善也况斬將折馘功有難掩者哉語曰兵難

遙度又曰兵凶事也師之二九克象人君蓋居險而抗衆誠未易矣司馬見可知難非集思廣益豈能底厥績乎若袁劉起文成武有志所當北面者也

西師記略

啣拜西虜也 世宗時以部落三千內附撫臣處之朔方虜犯塞稍稍有功由是驕縱漸繁名實及其黨劉東陽許朝子承恩共殺党縛藩臣穆來輔隨府劫慶王結西虜以要命於朝 詔令罷兵赦

勿問不從時魏大司馬學曾專闡陝右卽命方畧
魏赴夏過期哮亦僭擬魏作氣討逆請引河水灌
城河去城二十里乃北抵受降者 詔曰可於是
去水關築堤灌城水過城雉七尺魏意欲盡降夏
人兵不血刃秋御史梅國樓奏學曾逗畱養亂

天子大怒命武士反接至闕擢山右中丞葉慶熊
代魏命李寧遠成梁爲大將軍子如松隸國樓持
節監軍事寧遠在遼不及乃以如松爲大將軍八
月虜救夏人如松戰於張亮堡走之賊勢乃孤國
樓陰使人說承恩殺許朝以免死承恩遂殺朝請

降中丞以賊在釜中且生之無以懲後不許十月
城破承恩出走浙東將楊文執之賊黨悉就擒國
樓請承恩於朝 天子從中丞議十一月獻俘

太廟行賞各有差魏奪爵勒歸田里尋復本官如
故是役也蕭如薰實拒虜賊之衝曰靖虜中外間
隔故卒抵於擒議者謂其有睢陽之集先是與虜
戰於沙湃叅戎龔子敬歿焉子敬華川人陝之驍
將也 論曰昔赫連勃勃始築統萬及繼遷父子
狐鼠其中趙氏宵旰者累世及於我 明逆釀藩
封豈非形勢不掉足資奸雄亦其風氣使然也若

灌城已取効於往日啁氏其未之聞乎野史氏曰
余聞禍始許朝及啁氏議降許堅初志造舟踰城
潛殺守水以潰堤績慰撫夏人莫敢反正斯其才
誠有過人者御史構而誅之用意遠矣孫子曰非
微妙不能得間之實語曰斬首項不如刺心曾良
有以也

聽吳歌記

昔人以漸近自然答絲肉之間千古遂爲名言蓋
東西南北之音其聲皆協於齒牙唇舌不則雖秦
青合唱難欺雅俗之耳而况能強附之於絲竹乎

自漢迄於六朝中間公莫俞兒之曲雖讀之不勝
呓而其置呓之處乃其諧聲之極也近世樂理旣
失俗工以牽合爲奇書史經傳皆披之管絃影響
依稀轉相附和假令不待協音而輒可入奏則古
之蜚矣堯羊直巫崇語矣三代之音降鬼神格天
地西方之呪致雲物驅蛟龍豈非至和之極能相
感通乎盖非聲無以宣氣非和無以會神是以歌
韶而鳳儀審颯知國固知樂之有裨於天人矣唐
初之詩諸公以入唱爲高自宋代以調興而歌詩
之法廢金元以北九宮興而歌調之法廢元迄我

朝以南曲興而北曲廢譬之於禮諸體猶羊而歌
音猶告朔也廢告朔而供羊不可爲禮廢歌音而
存體不可爲樂故詩廢歌而唐人始獨擅詩矣詞
廢歌而宋氏獨擅調矣北音廢歌而金元始獨擅
北音矣此固披卷自見按世可推者也吳歌自古
絕唱其歌至今未亡余少時頗聞其槩會歷年奔
走四方乙未孟夏返道姑胥蒼頭七八輩皆善吳
歌因以酒誘之迭歌五六百首其敘事陳情寓言
布景摘天地之短長測風月之深淺狀鳥奮而議
魚潛惜草明而商花吐夢寐不能擬幻鬼神無所

伸靈令帝王失尊於談笑古今立易於須臾皆文人騷士所嚙指斷鬚而不得者乃女紅田畯以無心得之於口吻之間豈非天地之元聲匹夫匹婦所與能者乎時手太白樂府不覺墮地以余之癖於嗜文太白之善於琢句乃奪於儉父之肉音非至和之感人則不肖之無識太白之無才必有所歸矣余以爲詩必高唱而始極其致使起唐人而歌太白之詩將無斥建武而棄建安乎若夫南北之曲一失宮商便屬別調斯真詞家之商李騷壇之獄律豈盛世之音哉

九籥前集卷之二

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

友人陸肇修元常甫校

序

壽曹君六十序

曹氏與余先世至近溪蓋三世交也甲午春余病還燕中則不及稱觴矣村居多暇見曹君輒以爲恨乃笑曰子四方之士也何拘拘早晚邪雖然他人視我則憂矣而我則樂甚也子能道我樂以壽我乎余喜而問曰他人之以憂疑足下也得無謂二子旣成而喪乎幼孫已歲而殤乎夫人當少壯

則華髮朱顏甘寢嗜味或竟夕發千里之思片言
酬睚眦之怨一笑擲千金之貲何者父母之慕衰
而兒女之累輕也及夫遲暮則船背鯢齒醫霧而
遠凝倚鳩而強步屬酒言舊未半竟以歛歛擇吉
媒歡言終不禁破涕招壯年之憎尤忘事境之來
往者得非以嫁娶之淑慝爲欣戚子孫之盛衰爲
悲歡乎足下年踰知命始喪尊君又暮年而二子
喪不暮年而愛孫殤無後之責足下之所辭也假
令二子俱生居鄉者有妬嫉之備處宦者有山川
之虞兒女未婚則急其長成已娶則憂其否泰攷

攷產業嘗懷空乏之愁汲汲貽謀猶思怠荒之慮
豈知耄耄之隨至松栢之已實乎今足下顏如春
花鬢若秋水縱飲則狂髡之一石是期劇談則質
施之三白相軋豈天縱哉早畢稅糧郵役遠踪戶
內罔分愚智惡言不入聰司拙子禽之躁煩鄙鴟
夷之乾沒而隱然享五嶽之樂齊三致之高以弟
子繼窀穸則無嗣而有嗣月旦祖陽秋則不貴而
臻貴况齊眉相期於白首佳城永固於紫髯將啜
漆園之寡情笑王孫之裸體矣假之年而去其憂
其謂之樂乎其不謂之樂乎曹君笑曰嘻斯樂也

非吾不能享非子不能道乃作而歌曰禾黍如雲
兮羅我前旨酒如湫兮匡我牀帝鄉渺渺兮不可
至家仁里兮恣倘佯余曰足下尚有羨於神仙耶
昔彭祖行年八百喪四十子而未嘗損神今足下
二子亡而不改其樂其竊比於老彭者乎更相與
大笑而罷是爲序

壽蘇泉叔七十序

叔父授鳩之辰稱壽者百數第笑曰諸君子辭固
令然非愚所以至今日也安得知我者壽我乎後
有以告其從子澄者澄客燕飲至之後階從兄益

舉兕進曰叔父少年以及今日投藥而活子女不
千數乎曰然所活如是所得稱是乎曰不及也而
餬口則足矣夫生人之柄非鬼神之所司而人主
之所專乎叔父不出奚囊而濟人於頃刻生者之
眷屬歡呼相慶因是而獲享黃髮之期者又幾千
人天地以好生爲心其欲酬德而不以壽也曷足
酬乎又使辱在泥塗逮秋而登穀不數石而公私
咸賴何如斬刈藥草而朱提是方蔑水旱之患餘
稻梁之資比夫閔閔之農夫其力之勞逸心之煩
簡孰得失哉昔尼父以靜徵壽叔父無憂於衣食

而有快於全生不泰且靜乎曰是可以壽我矣曰
未也起人而責報必以重乎曰否苟酬也而求田
間舍乎笑曰否我充我脯酒然則壽未央也生人
之功大矣大矣而自大自大而淺報小則虐詬相
洩大則攘臂相仍不則峻拒相絕人始遠交而近
避之於是乎內躁於中外困於遇喪拯死之快而
獲傷生之疾理固然也不然而役役遠圖貽子孫
燕翼之基營身前富貴之計食霜依月挹雨姻風
筋骨無金石之堅饑寒乏神仙之術將少壯也若
春草之肥犢迨老憊也若秋塞之疥駝矣乃叔父

庭雜群卉爍馬辰宿之舒穀樹秫田紛當酒泉之
富欲致客之醉如縛仇人而快之戈矛求坐客之
來如疲津梁而資之車馬年已七袞而頻顧牀頭
不休付緩急於度外彼舉世之醉醒四方之夷險
寧足以滑其心乎既有仁者之靜而復兼智者之
樂其果有央乎兄益進曰雖然是致壽也若夫寧
壽爾亦聞之乎惟我一二兄弟皆繼叔父之術起
人白骨之中致勒甘脆之奉天人無異於叔父而
不問出入之多寡不分產業之隆衰日奉二親於
花巖石甕之間不憚延客以佐綵衣之勝寧有燬

性之事傷叔父之心而嬖氏之皓首松蘿以爭永於大椿者吾黨天倫之樂孰得而相比隆乎則亦何藉於啗棗之訛宦隱之鄙也叔父鼓掌而起曰致矣寧矣吾不能徐生之竒而東方之幻方且迎風而雲飄臨流而嶺處矣若十洲可涉又何德以居之姑叙吾人生之事而已因書之以爲序

九齋前集卷之三

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

小論

友人顧承學思之甫校

四皓

高祖之欲廢惠帝孱之而憂籜今夫見四皓而知天下之歸惠帝矣留侯之致四皓非特安惠帝示天下歸劉氏而寢后之邪心也后之不敢帝呂氏思帝之畏四皓也天下者高帝之天下已之天下且不敢逆四皓以貽愛子劉氏而呂氏篡也天下歸之乎后之終身不敢帝呂者懼天下之多有四

皓也故曰高祖呂氏之邪心奪於四皓之一致也
不四皓致彼呂雉者刃在其頸矣如意而帝也漢
亡無日矣

從赤松子遊

帝欲如意立而諸臣忌惟忌無不忍矣且將呂后
惠帝是忍焉千秋之後帝之托如意者必良何也
何旣死矣彼平勃者食肉而皮寢者也豈堪託如
意者耶良先去之而帝心孤矣然則惠帝之不廢
由良去之後帝無可托如意也

不諫伐吳

伐吳之策出自孔明不成者天也漢出三峽而魏以重兵下長江吳且奔命歿矣與魏共析吳而徐俟魏之釁才十倍丕也理百倍丕也仲達卧病武帝初亡藉武昌而抵鄴中師武臣力日月幽而復明庸可既乎當時魏庭亦有與蜀分吳之策而魏文以爲勿是豈非天哉兵敗而重悼孝直惜魏旆之不南也夫亦街亭而斬馬謖也夫

先主不守荊州

孫子曰利而誘之強而避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先主之不守荊州是也當時武帝將百萬而南劉

表不祿蔡氏求降荊州無主而操之所忌在主主
爲德於楚之日淺矣將無遼褚之敵兵無幽燕之
勁守則如奉先戰則若公路矣故走之吳而以魏
疲夫吳 携民以走誘之利也不與之戰避其強
也倒羈而去卑驕之也故緩其行佚而勞之也欲
守者孔明兵不可得而先傳也臣決守而主決去
陰爲德於楚民也俟魏之去而取之也

報効曹公

官渡而孟德不利袁紹其帝矣斬顏良而紹臂斷
紹氣奪矣漢祚少延者壯繆功也或疑侯幸於操

而不忍斬操謂侯溺於恩則不然英雄蠶起非操不能斬除矧陰惡未張荀文若亦受其責况羈旅之臣且侯之從統謂葛藟能庇其本根也及統以漢中王而侯且耻與黃忠同列矣侯而不死統必不敢爲帝帝而不救荊州或者有相忌之心乎不然以統之遇事嘗多嘑之集思廣益豈其智昏而獨委侯以荊州也

子房狙擊沙中

始皇帝東巡韓人張良募勇士擊之悞中副車或曰良欲報秦也或曰示天下不必畏秦也曰非也

良欲安天下也祖龍歿扶蘇將繼立祖龍歿阿房
且弗闢祖龍歿趙高必屏斥祖龍歿巡狩得休息
祖龍歿詩書且全壁祖龍歿刀鋸無所賊而胡亥
安得虐民上也彼匈奴已遠遁矣秦其藉扶蘇以
世乎世則天下且休息矣而韓仇亦已洗矣

說燒棧道

留侯既相韓而復說高帝絕蜀道蓋欲使之後天
下興也遺楚以齊梁反書而楚兵且東矣諸侯之
欲帝者衆矣天下如肉界西楚割之久割則不能
無鈍新我棧整我旅天下響應羽不必垓下歿矣

淮陰之定三秦急功名也說發喪者好奇計者也
非計之上者也老子曰不爭之德是謂配天古之
極仲章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子房其有焉曰子何以識之淮陰而不先相國進
也則俟楚之自斃也

江陵張相公論一

范宣子以賓州之讒也逐欒氏而囚羊舌肸祁奚
乘駟而見宣子曰惠我無彊子孫保之書曰聖有
譽勳明徵保定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叔向有焉
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宣子悅與

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論曰叔向之功在言相國之德在民某也。少不習于事請以耳舉曰。○穆宗之政寬相國繩繩群吏敬六官習京師肅侍臣歛四方安小大無譁整乃靜靜安民志志安勿爭勿爭則樂。二曰法必重重赦無倖夫民之嘗罪以罪之輕韓子之論竊珠安于之論深谿可徵也。三曰赦不妄大胥狄獄其害毒民其怨歸上頻赦則囹圄爲室家遇赦也不上德而矜天助肆狠毒於冤家肆不得亡命爲盜賊卒爲姦回則四曰官無橫議世無作巧食祿于官其司有嘗小臣好奇賈

名忠良越官封事大臣章章糟粕六經口創聖賢
罄拆鈞名是爲在田五日減驛傳簡庠校妻妾十
數侍從百人輜重衆多擾我小民饕餮翱翔貺我
■賓彼已之子其終何居爲鼠爲驢安用是者何
六曰禁貸于京用人惟賢既貸于京以賄上官上
目瞽盲出宰外地虐釐侵官其政乃崩人之賢不
在文人若醜豈必尊七曰誅食稅艱矣稼穡爲蠹
爲騰昔赦是釋今則孔棘八曰辟墨吏國家之天
而津而涎夫子爲政廉則陟先重曰有一于此十
世宥之君子百行子孫赭之於今十年雨雪遺之

下民孔嘉皇天佑之

江陵論二

或曰相國置死黨于重地內結中寺一朝舉事四海晏如則愚矣相國矣相國不軌宜繕修王莽故事而市德兆民則可疑也乃相國之爲政過嚴矣雖疑其結馮中貴以傾中外而中貴收日不具反刑吾知其憚相國威名而祈卵翼耳今唯曰黨屬捉臯唾口曾無廬田廡舍之避委質衣冠何不幸哉桓公好紫國人亦好紫敗紫也而易十素公謀於管仲管仲曰君遠焉明日大夫朝公曰大夫勿

前寡人惡紫臭十日而紫絕於遠以此觀之相國
紫也嗟乎不幼以長不寬以猛無乃非計也乎生
避不避死獲重譴其驂乘之傷心近待之中傷乎
諸子之高第皆逸才非命意也國家萬世能必無
少主乎霍光者鑒中言若矯

附事語二條

蘇子陰遣舍人以重資見張儀于秦王以爲相蘇
子喜曰從固矣儀將阻秦玉不出兵函谷以報我
也有客曰不然儀望君甚從將解蘇子曰儀背德
乎曰臣幼遊於梁止于淮潁之濱漁父獲潁鯉將

批鱗爲炙客憐而買之欲舍諸河恐其寒也爨之
釜期煖而放之過炊童子起曰嘻其止投之乎客
驚起曰投之投之頃間鯉鼓鬣呬波沸水震電爲
龍而去覆賈人千金而吐領下之珠以報童子客
稽首曰子漁父之鱸臣淳子清冷之波不然將在
鼎俎與漁父之腹何以覆臣貲其夕龍緞表出水
中而言曰子故爨我微童子舟婦將加臣酸醎以
爲臭味則與漁父之鱸我曷異也故賈人以寒炊
鯉則不知愛我以炊而因忘其解衣之德今子慢
儀炊之也舍人從儀止炊也儀將覆子而報在舍

人蘇子曰客有以謀秦乎曰臣西見儀令儀德君
乃西見儀曰有客賣鯉將舍而憐其寒煖之以炊
童子禍執請之客而舍之鯉化爲龍報將在誰儀
曰客心叵測報在童子季子曰令客見不買熱不
舍童子柰客何儀曰無柰客何也曰蘇子無令舍
人從君舍人欲從君柰蘇子何也儀曰客休矣無
柰蘇子何也請得因君以報蘇子乃閉函谷關十
五年不出山東

孟嘗君城薛策版築之息者晝夜謹季子夕君張
燭而削諸侯之牘靡銳墨而與季子言季子曰若

是其錯也一朝乎君曰將歲季子曰請石五寸臣能一朝銳之君曰客間薛也